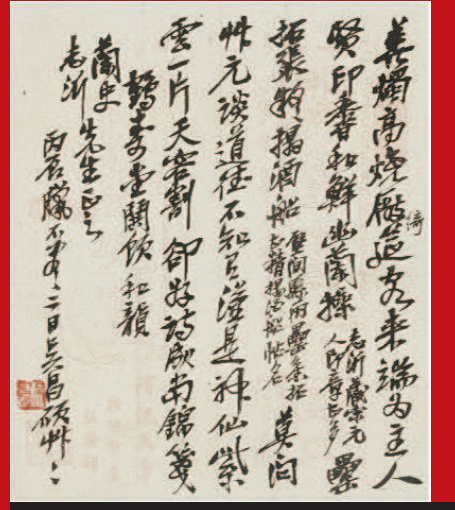


# 国家艺术杂志



吴昌硕《行书诗稿》

今年是吴昌硕诞辰180周年，“硕寿无疆——吴昌硕潘天寿作品展”在宁波宁海县前童镇童衍方艺术馆举行。吴昌硕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以诗、书、画、印四绝而驰誉海内外的艺术大师。1923年，27岁的潘天寿，任教于上海美专，后经好友诸闻韵介绍，认识了近80岁高龄的吴昌硕，深得其器重。本次展览汇集了两位大师书画、金石作品共92件，本刊特邀馆长、收藏家童衍方论艺评展，感受金石文化的恒久魅力。——编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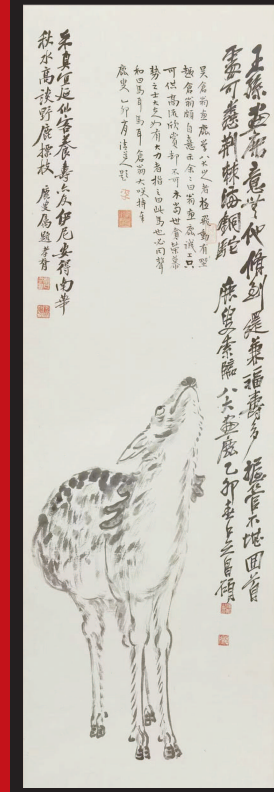


吴昌硕《观复斋横批》

潘天寿《秋光烂漫图轴》



潘天寿《指墨耕罢图》



## 纪念吴昌硕先生诞辰一百八十年 硕寿无疆 艺道永恒

童衍方

### 吴昌硕：自我作古，金石传薪

吴昌硕先生的文友朱正初在《蕪园记》中评曰：“寡言语，安简默，取于不苟，长于啸歌而金石文字之艺最精。”可以说，书法、篆刻是吴昌硕先生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本次展览中，吴昌硕先生十二副楹联，最为瞩目。其中八副各时期的篆书联，均高古浑穆，各显姿韵。如其46岁所书的“妻梅子鹤林君复，食肉参禅苏长公”联，用笔尚存杨沂孙意，却已具自家风貌。其72岁时为吴隐所书的“君字好遯，弥勒同龕”联，则纵横肆肆、力能扛鼎。此外，为邹梦坡所书的参《泰山刻石》笔意的块金大联，为菊舫集《石鼓文》写在有朵云轩水印特制笺上的佳联，均为吴昌硕先生的篆书代表作。

为张秉山所书的“天惊地怪见落笔，巷语街谈总入诗”行书联，跌宕奇肆，极具金石之趣。昌硕先生爱才若渴，曾以此句作篆书联并另有长诗赠潘天寿以作勉励，已成一段佳话。

吴昌硕先生的写意画受八大山人影响甚大，可谓“雪个人梦，画禅寄意，自我作古，金石传薪”。《临八大山人鹿图轴》，小鹿翘首凝望，得静穆之趣，鹿形以干笔皴擦，滋润明洁之气毕现，鹿之脊部墨色浓淡相间，极富层次。昌硕先生谓：“王孙画鹿意无他，修到还兼福寿多。”可谓点睛之题矣。

吴昌硕先生创造性地将诗、书、画、印熔冶一炉，在诸艺中，名世最早，在昌硕先生所书的《西泠印社记》中曰：“予少好篆刻，自少至老，与印不日离，稍知其源流正变。”

“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”白文印，为昌硕先生自用印，西泠印社建社120年时，吴越先生捐赠。此九字印界栏随刀划出，起讫明显，文字敬左让右，十分自然，用刀则披、削、凿互用，流走自然，宛如手书，篆书“缶庐”二字顶款凝重内敛。

“癖斯”白文印为昌硕先生31岁所刻的至精之作。二字信手勒出，左右相揖相让，不激不厉，为求浑朴之趣，上下印边由浅入深有坡度地进行凿线，使钤印时有浓边淡之效果，厚重至极！

“石芝西堪收藏墨本”白文印，为词人郑文焯刻，昌硕先生时年55岁，印文作三行排列，虚实相生，稳中求变，虽印文大小相差甚大，但相让得法，无突兀之感，而有酣畅流走的笔墨感。

“吴氏雍穆堂印”为唯一存世的吴昌硕先生手书印稿而未镌刻之印，吴超先生捐赠。昌硕先生晚年治印已炉火纯青，善将金石书画意趣融入印石，此印稿俯仰造势，穿插得妙，淳朴苍古之趣盈然。是研究吴昌硕先生篆刻的重要资料。

吴昌硕先生铭砚绝佳，向为艺林珍品。其曾为沈石友铭砚158方，集拓成《沈氏砚林》，为砚林至宝。“石友诗画之砚”即著录于此册，今藏西泠印社，为日本著名书法家青青山杉雨捐赠。此砚边侧吴昌硕先生篆书铭“石友诗画之砚”，砚背行书铭曰：“胜万金，谁题此。天下士，不如此。甲寅四月，吴昌硕。”昌硕先生时年71岁。《沈氏砚林》中昌硕先生铭书均为赵古泥先生所刻，亦为一绝艺也！

昌硕先生是海派最有影响力的写意派大师，三十余岁起作画，取徐渭、朱耷、石涛、李颀、赵之谦、蒲华诸家之长，融合篆、隶、狂草笔意入画，色酣墨饱、雄健古拙，面目一新。潘天寿先生曾曰：“昌硕先生在绘画方面，也全运用他篆意的用笔到画上来，苍茫古厚，不可一世。”

展中《四季花卉屏》为昌硕先生76岁时所作。分别为梅花、菊花、芭蕉、牡丹水仙，皆上下偃斜，俯仰回侧，各显生姿。芭蕉纯用水墨，浓淡枯湿，乘势写出，故题曰：“今人谁解为草书。”其余三幅均伴之与石，枝遒花茂，生气勃勃。《水墨双松图轴》，双松相倚，顶天立地，老枝杈杈，相聚相散，笔力劲爽，淋漓挥洒，全以篆籀之笔写之。此图乃昌硕先生为诸宗元所画。相传诸氏曾自言得缶庐书画佳且多，果不谬也。

昌硕先生佛像画甚少，《古佛图》为其81岁时所作，古朴高逸，有金石味。红袍之形以篆籀笔法写之，红袍之色皴擦自然，爽利而有层次，立体感宛然。古佛长眉，捧经持偈，方瞳灼灼，真切传神。

吴昌硕《临八大山人鹿图轴》



吴昌硕《水墨双松图轴》



吴昌硕“癖斯”印和“大辨若讷”印

### 潘天寿：予不懂画，故敢乱画

潘天寿先生为当代著名画家、美术教育家，擅意笔花鸟、山水、指墨画。融诗、书、画、印为一体，笔墨雄浑，布局奇崛，气势磅礴，意出人表，为当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的艺术巨匠。

潘天寿先生的《排袍图》作于1921年，图之右上角，阔笔奇石，取象不拘，得自然之趣，左下朱竹斜而上，笔势迥劲挺立，极有厚度。枝叶不多，贵能神完气足。双题跌宕奇肆，苍郁宛然。潘氏谓：“予不懂画，故敢乱画。”此语当为潘先生艺术蜕变期的自谦和自信。

《济公与象图》作于1922年，济公与象皆作背面，图无衬景，主题尤显。人像轮廓勾勒皴擦，浓淡枯湿，兴到笔随，充满动感。潘天寿的胸襟、气度，早年已具！

潘先生善画巨幅水牛，《耕罢图》有直横多帧存世，此即其一，作于1949年。右下角画出水之牛，双角横斜，炯炯有神，并以纵姿酣畅之势，写出耕牛大半身躯，略施淡赭，放笔皴擦点簇，墨色浓淡交融，滋润浑厚，气势宏大。对岸背景、杂树、坡石浑然一体，密而不乱，繁而有韵，此巨幅之作笔意纵横，新意独具。牛之力、牛之神，赫然！

《南溪花卉卷》，妙在画、题左右上下穿插，兰蕙、墨竹、奇石自上、下、左三方向中聚合，有向有背，有倚有斜，各显其姿。奇石淡淡，融融雅然。右上题款，大小、轻重相宜，笔力雄奇宕逸，得风神萧散之趣矣。

潘天寿先生的《行书自作诗册》，为早年诗作。其时取黄道周、倪元璐笔意，并参以“二爨”，方圆笔并用，妙在生涩。内容为“题兰”“读石涛、八大画展以后”“沪杭车中偶成寄阿愔”。诗曰：“吴越虽邻比，心轮转似飞。樱桃肥谷雨，柳絮乱征衣。芳草依然绿，王孙尚未归。南天青没了，云树影依稀。”虽寸缣尺素却骨秀洞达矣！

《隶书五言联》《行书目不视恶色轴》均为潘先生1948年所作。隶书取法《祀三公山碑》《开通褒斜道刻石》，纯古遒厚，方广多姿，孕育变化，而成潘先生高古博大之格。行书三行则取倪元璐之法，结体纵横有势，行笔疾而多变，贵能淳古中出新意，古质中见斑斓。

潘天寿先生1962年喜返故乡，住南溪温泉，留下一字一画六尺对开横披。《行书南溪温泉口占诗横批》诗曰：“踪迹十年未有闲，喜今便得故乡还。温泉新水宜清浴，爱看秋花艳满山。”此横披直书十几行，抑扬尽致，纵横得宜，似不经意而法度谨严，大气而稳健。

昔吴昌硕先生对潘天寿先生有知遇之恩，更有师徒情谊，亦使得昌硕先生与宁海有了缘分。笔者与潘天寿先生同邑，书法篆刻则是颇多取法缶庐，且藏缶翁书画铭刻多年，仰慕昌硕先生大半生。今值吴昌硕先生诞辰180周年之际，萌发我编辑《硕寿无疆》以纪念二位艺术大师并贺“童衍方艺术馆”开馆十周年。我们崇敬先贤的艺术艺德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努力向前！